



故地寻踪

重访母校天凝小学

■王家俊

光阴荏苒。已是耄耋之年的我，前阵子应友人邀约，和老伴一起去故乡天凝一游。

此次去天凝，主要是去蒋村看两棵闻名遐迩的古银杏树。已经是冬天了，本该早就去了，但一直没时间，那天终于逮到个机会。上午，我们一行三人驱车从嘉善出发，只半个多小时就到了目的地。近900岁的古银杏树依然挺拔，只是天阴沉沉的，没有阳光，且过了最佳观赏期，树叶有些凋零，要是再早十天半月，并是大晴天，阳光下满树金黄的，该是多么好看！

看好古银杏树，我们调转头，向南边的天凝老街走去。车行没几分钟，在红旗塘大桥北堍，我们看见了一所学校，红色墙面上“天凝小学”四个金色大字赫然在目。早就听说我儿时念过书的小学，已从天凝老街倪家弄底的庵浜移址新建，原来是在这里。忽然，我想起几年前天凝小学的杨校长加我微信，并向我要了简历和照片，我问派甚用，答曰“布置校友长廊”。现在正好路过，何不进去看下？我们向值班保安说明了来意，保安打电话向校长通报了情况。不一会儿，新任的周校长从办公室出来接我们进去，并直接把我们带到校史廊，指着展板上我的照片和简历让我们看。

照片是我十多年前拍的那张，端坐在电脑前，挺精神。简介这样写道：“王家俊，出生于嘉善天凝，1949至1955年就读于天凝小学（时称天凝区第二中心小学）。1963年平湖师范毕业后分配在西塘小学工作，长期担任中心校教导主任，是全县第一批小学高级教师。主要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，并负责辅导全市最早成立的西塘镇小记者活动，取得一定成绩。其指导的学生习作《江爷爷来我家》获1992年全国‘少儿见闻’特等奖。2003年退休后，重拾儿时爱好，钟情阅读写作，时有作品在报刊、网络发表并获奖……”

再一看，展板上面标有“杰出校友”四个醒目的大字，这可吓到了我：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退休小学教师，岂是“杰出校友”？周校长解释说：

“王老师，这些年，你为宣传嘉善、宣传天凝写了好多文章，影响很大，我们想用此方法对你表示感谢。”接着，周校长让我看了从天凝小学“走”出去的一些名人，诸如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顾功叙；曾任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校长、被教育界公认为“一代名师”的教育家赵宪初；还有许多从天凝小学毕业，后来成长为优秀领导人、企业家的……他们才是“杰出校友”，我真的自愧不如。

看完展板，周校长因有事，让我们自行参观校园，于是我们便随意看了起来。

学校占地面积约30亩，有两幢气派的四层教学大楼，现有14个教学班，559名学生，在编教师39人。学校以“古韵”为基调，在环境上精心布置，分别设置了主题墙、行知廊、校史廊（包括“杰出校友”）、红旗塘文化廊、中医廊棚等。在连廊处摆放了开放式图书角、科技作品展区。在校园绿地入口处，置有一尊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知的塑像，开辟了百果园、开心农场。学校南面则是一片偌大的运动场地，有篮球场、足球场、彩色环形塑胶跑道等。近年来，又新建了清风林、凝秀池等，使校园既浸润于文化之中，又充满了生活气息。学校还分别在校园的景观石上用不同的字体刻上了“和、勤、礼、孝、善、俭、诚、健”等字。

漫步校园，一花一石，一林一池，一亭一路，处处诠释着中国传统文化，体现着学校育人的要求，孕育着百年老校的古韵之美。这哪里是一所小学，分明是一个锦绣花园！

从学校出来，我们又驱车直奔天凝小学旧址。学校就在庵浜（现天凝文化中心）东边。从我老家（凝溪河南边的北廊下）到学校得越过圆通桥，往西穿过北大街中段，再往北经过一条长长的、窄窄的石板铺地的弄堂——倪家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原学校不大，就6个班级，10来位教师。学校外面是一人多高的围墙、两米多宽的校门。校门两边是两根30多厘米见方的砖柱，校门高近3

米，门楣呈弧形。在我读书的时候，这半圆形的门楣上，应该有个大大的红五角星，白底黑字的校牌就挂在门边的柱子上。印象中，教室和老师办公室均是破旧、阴暗的平房。每间教室的门在南边，南北墙各有两扇推关式的窗户。教室里，砖块铺地，黑板是木头做的，油漆斑驳的黑板上端，左右各有两个铁圆环，粗粗的麻绳系在铁环上，又固定在墙上的大铁钉上。每次老师写字或擦黑板，这黑板就因为晃动而“哐哐”作响。课桌椅不消说，也是很旧的，还有高有低。教室里光线不足，到了下雨天，只能勉强看得出书本上的字，电灯当然是没有的，上下课由值日老师用手摇铜铃。

学校唯一有特色的是操场后边有一座7米高的小山，名曰“文山”，四周种了一些绿植，上面建有一个小亭子，据说是明代建造天宁寺时堆土而成，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土丘（也有说这叫“坟山”，里面埋有原天宁寺庙和尚的尸骨）。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土丘，也深深地吸引了我们。课余，女孩子们在亭子里做游戏，男孩子则冲上冲下，玩“官兵捉强盗”。这“文山”后来何时平掉的我不清楚，在原先“文山”的位置上现已建起了居民住宅楼，原来的教室、办公室也早已不见了踪影。

校门外东侧，有一棵需两人合抱的历经沧桑的百年古树——枫杨树（又叫元宝树），至今仍在。树身上有一个个大大小小的“树瘤”，大的如足球，小的如拳头，已有三层楼房那么高，树冠如伞，树身略向南倾斜。记得当年下课时，我们常在树下玩，捡掉在地上的形同元宝的果实互掷，大家逃啊追啊，玩得亦乐乎。夏天，大片大片的树荫又给了我们一个荫凉的玩耍地方。这棵树至今仍枝繁叶茂，屹立在历经百年风雨的旧校门外。

当年不像现在，上学人人都背新书包。那年我上学，母亲只给了我一块半米见方的旧布，角上缝一根布带，把书本、文具叠好放在上面，用布包裹后再用带子系住，后来还用牛皮纸包扎过，就这样将书包夹在腋下上下学。

嘉善记忆

2016年11月26日，嘉善高级中学隆重举行建校90周年纪念活动，我与就读高中时的班主任罗志澄老师又一次相逢，心情无比激动。我于1971年9月至1974年1月就读于嘉善二中（即现在的嘉善高级中学）。那时，高中由三年制改为两年制，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，因此，我高中读了五个学期。罗志澄老师教了我五个学期的数学，做了我四个学期的班主任。他的谆谆教诲引领我跨入知识的殿堂，他慈父般的关爱让我树立志向、努力学习、不断进取。

罗老师出身于教师世家，他父亲是位农村小学老师，长期在下甸庙肖家圩小学任教，几十年如一日，默默无闻地为农家子女传授文化知识。肖家圩远离集镇，罗老师的父亲把学校当作家，坚守岗位，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农村教育事业。罗老师自小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他敬重父亲，为父亲是教师感到自豪，他以自己的勤奋学习回报父亲的辛勤付出。罗老师从6岁开始读小学，先后就读于干窑中心国民学校、西塘计家弄小学。罗老师天资聪明，又勤奋学习，学业一直很优秀，小学毕业后考入西塘中学（现为嘉善三中），初中毕业后考入嘉兴地区临安中学高中部。罗老师于1958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大学数学系，在那个年代实属凤毛麟角，是人人羡慕的大学本科生。1962年7月，罗老师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在魏塘中学（后为嘉善二中）担任数学老师，开启了他长达25年任课教师的职业生涯。

罗老师刚踏上教师岗位时才22岁，比学生大不了几岁。罗老师平时与学生们如同兄弟姐妹般相处，终日形影不离。清晨，在学校大操场上，他与住校生一同晨练，每当春秋季节，他身穿那件印有“杭州大学”红字的背心，带领着自己班上的学生一起跑步，你追我赶，格外醒目；在学校农场，他卷起袖子与学生们一起劳作，翻地、锄草、浇水，同耕同耘，场面动人；在学校食堂，他与自己的学生们同桌就餐，嘘寒问暖，交流感情。那时，罗老师工作热情满满，既当数学老师，又任班主任，双管齐下，悉心培育与他朝夕相处的学生。他讲课声音洪亮，板书工整有序，分析数学例题，由浅入深，条理清晰，讲解明了，可称得上是科班出身的一流数学老师。然而，罗老师对学生的爱，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。出身于教师家庭的他，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，他热爱教师岗位、热爱自己的学生，用爱滋润每个学生的心田，让自己的学生成长成材。

沈国建，家住大通乡王家村，1962年7月，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农村小学考入嘉善县城里的魏塘中学，成为罗老师的学生。沈国建读了一个学期后，因两个哥哥已成家立业，自立门户，家中只有父母二老，劳力不足，家庭困难，无法提供他的伙食费。因此，他准备退学干农活，挣点“小工分”，为家庭增添一丁点收入。1963年春节后的一天，天气寒冷，生产队农活尚未开工，沈国建在自家的“廊屋头”晒太阳。只见远处田埂上，罗老师在林正范同学的陪同下，徒步朝他家走来。那时，嘉善县城到大通乡王家村，先要乘轮船一两个小时，再要步行蛮长一段时间，才能达到王家村。罗老师不辞辛劳，路远迢迢地前来家访，在沈国建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大家寒暄一番后，沈国建父亲便开门见山地同罗老师讲，他儿子打算放弃读书，干农活了。罗老师表情凝重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一名农村小学生，农活不能放弃。”经罗老师一再劝说，沈国建打消了弃学干农活的念头，继续进城读初中。事隔不久，沈国建领到了学校每月发放的助学金，每月一元五角。那时，魏塘中学学生实施包菜制，每月三元钱。也就是说沈国建领到的助学金，可以解决每月一半的菜金。在罗老师的悉心照顾下，沈国建勤奋努力，顺利地读完了三年的初中学业，于1965年7月初中毕业，成为那个年代“响当当”的初中毕业生。

我与沈国建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在县教育局工作，他在大通乡担任乡党委委员，分管教育。我俩同是罗老师的学生。沈国建由衷地感谢罗老师对他的关爱，他说：“那时在农村，初中生已是个人才，所以，我一回乡就当上了生产队会计，3年后又当上赤脚医生，6年后成为公社干部。如果没有罗老师来家访，我就辍学了。那么，我的人生也就另外一回事了。”

嘉善二中于1971年9月起开办高中部，当年度招收高一新生两个班。那时，罗老师已是一位优秀的数学教师，他理所当然地被安排担任高一两个班的数学任课老师。那年，我从嘉善一中初中毕业，以年龄小的优势，轻轻松松地进入嘉善二中读高中，更为幸运的是我被编排在高一（2）班，班主任是罗老师。当时，罗老师刚三十出头，风华正茂，意气风发；他双眸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仿

佛有着无穷的见解；他有着从容不迫的气质，一言一行流露出令人信赖的自信。记得那年罗老师给我们高一新生上的第一节数学课，是让全班同学在课堂上独立完成初中数学摸底试卷。试卷由罗老师亲自编印，全是初中数学的基础题目，按理说初中毕业生解答此类题目不在话下，但事实截然相反。我们全班同学初中阶段大多时间是“复课闹革命”，文化知识课上得很少，很多同学几乎两眼一抹黑，无从下手，我也不例外，最基础的有理数运算一窍不通，勾股定理也未听说过。最好笑的是有同学把分式加减运算，变成分子、分母分别相加，连分式运算法则也不掌握。面对全班同学初中数学基础如此状况，罗老师怀着对教学工作极为负责的态度，重新调整教学计划，将晚上两节自修课其中一节改为初中数学辅导课，采取白天上高中新课，晚上补习初中数学的方式，让同学们高中数学和初中数学同步掌握。那时，罗老师每天的工作量极大，白天，他要教两个高中新生班的数学课，每天多则四节，少则两节，外加备课、批改作业和班主任工作，排得满满当当。晚上，他夜夜给我们班上第一节初中数学课，还陪我们上一节自修课。罗老师起早贪黑，整天忙碌，辛苦无比，同学们都十分感激，觉到罗老师如此操劳，我们应该努力学习数学，才对得起他的辛勤付出。罗老师上数学课确实是高手，基础知识，举一反三，讲清楚；解题技巧，触类旁通，教关键。在罗老师夜以继日地教学辅导下，我们班上的数学平均成绩稳步提高。我也受益匪浅，数学成绩日趋见好，至高中毕业时，我的数学成绩已达优良，后来参加高考，竟考上了中学数学专业。

我敬佩罗老师，他是一位既教书又育人的好老师，他如同园丁，用知识的雨露和爱心的阳光，孕育着我们在知识的殿堂里茁壮成长。罗老师一直注重学生思想品格的培养，每周班会上，他总是潜移默化地鼓励学生追求上进、遵纪守法，做诚实的高中生。罗老师对全班每名学生了如指掌，严格时犹如严父，宽容时如同慈母。有一次，班上有一名男生出于好奇躲在一起抽烟。罗老师知道后，随即召开了班会，与全班学生面对面分析问题，说清利弊。罗老师未点名批评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教育了全班学生。此后，我们班再也没有发生类似事情。罗老师是一位出色的班主任，他与全班学生打成一片，善于发现每名学生的长处，因人而异地布置一些公益任务，以培养学生的办事能力。记得在高一第二学期，罗老师让我担任

■钱大忠

班级里的领报员，任务很简单，每天中午前往学校传达室领取校总务处为高中年级订阅的《浙江日报》，然后将报纸夹在班里的报架上，供同学们阅读，每星期六放学后，将一周的《浙江日报》整理好，交至学校总务处。然而，当好领报员，必须做个有心人，每天要记住领报，否则，同学们不能如期阅读到当天的《浙江日报》。那时，我很看重罗老师交办的班务工作，每天吃过中饭，第一件事就是完成领报任务。微小的事情却让我受益匪浅，我做事更加认真仔细了。

1987年7月，罗老师从嘉善二中教导处副主任岗位上调入县教育局，担任县教研室主任。当时，我在县教育局工作，与自己的恩师一起工作了整整5年时间。罗老师的工作业绩，全局干部有目共睹，工作全身心投入，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团结同事，开拓进取，是大家一致认可的好主任。1992年6月，罗老师转岗担任县教育局督导室主任、普教股股长。那时，我负责县教育局办公室工作，与罗老师的工作关系更为密切。他虽然是我的老师，但老师十分尊重我，我去督导室、普教股布置局里的工作，他总是认认真真记下来，最后，他总会问我完成工作任务的期限。县教育局普教股是局里最繁忙的股室，工作千头万绪，涉及全县几十所中小学。当时，普教股包括罗老师只有3位干部，从上午上班一直忙到下午下班，还要经常加班加点。罗老师始终率先垂范，默默无闻地工作，从不叫苦叫累。记得有一次，新学期开学，局里要抽调干部，统一组织下基层学校检查指导新学期工作，当时，督导室、普教股正逢全市督导工作大巡查，两桩事情并在一个时间段，罗老师他们忙上加忙。我去罗老师那里布置下基层工作，他没有二话，全部接受，过了几天，罗老师拿了一份下基层学校指导开学工作的汇报材料交到我手里，此时，我感激万分，罗老师真是我工作的好榜样。后来，我调离县教育局去大云镇党委工作，与罗老师见面的机会少了，可来自县教育局的信息得知，罗老师还是那么认真踏实地干好每一件事，直至他2001年9月光荣退休。

罗老师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，爱妻刘老师一直陪在他身边，互敬互爱，相濡以沫；儿女双双高学历，事业有成，孝敬父母。2021年3月20日，罗老师因病不幸离开人世，我得知噩耗，悲伤无比。罗老师在我的心中是最为崇敬的恩师，他的音容笑貌令我魂牵梦萦，他的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永远激励我不断进取。